

中国高等美术学院精选教材

中国画论

刘万鸣 著

ZHONGGUO HUALUN

ZHONGGUO GAODENG MEISHU XUEYUAN JINGXUAN JIAOCAI

河北美术出版社





中国高等美术学院精选教材
ZHONGGUO GAODENG MEISHU XUEYUAN JINGXUAN JIAOCAI
ZHONG GUO HUA LUN

中国画论

刘万鸣 著

河北美术出版社

策 划：郭 涌
责任编辑：尉 彬 赫 钧
整体设计：泉 声
装帧设计：齐 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画论 / 刘万鸣编. — 石家庄: 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6.9

(中国高等美术学院精选教材)

ISBN 7-5310-2733-X

I.中... II.刘... III.中国画—绘画理论
IV.J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95524号

中国高等美术学院精选教材 中国画论 刘万鸣 著

出版发行：河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邮政编码：050071

电 话：(0311)87060677 85915035

设计制作：艾迪·慧谷设计工作室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11.5

印 数：1~4000

版 次：2006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9.00元



刘万鸣

1989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

1995年就读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当代中国画名家学术邀请展编委

现任教于天津美术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画和中国画论教学。绘画创作人物、花鸟，风格独特、虚淡、清雅、古意，具有文人氣息和时代感，其作品被国内外美术馆、博物馆及收藏家广泛收藏，曾在国内外举办个展数次。

出版专著

《刘万鸣画集》中国国际美术出版社

《砚边寄语——刘万鸣作品集》台湾静宜大学出版社

《刘万鸣作品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国当代画家个案研究——刘万明花鸟走兽》中国工人出版社

《水墨精神——刘万鸣画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当代名家——刘万鸣花鸟走兽》中国工人出版社

《工笔草虫画法》辽宁美术出版社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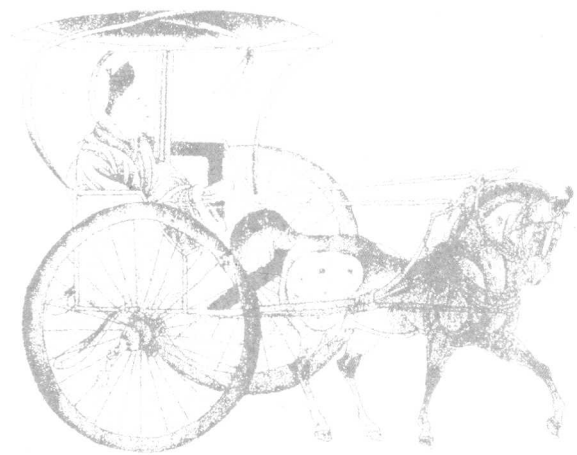
我国绘画产生于我国本部，又受印度艺术之影响，历史渊源，终成世界一大画系，立足东方，曰东方画系，并与西方画系共立于天下。

盖我国绘画自大成以来，先哲皆以重内涵、重神韵为根本。专心致志，以心作画。使其精微而至广大。画论著述亦群言荟萃，温故知新，迭经蜕变，以趋大成。以至后来画迹皆受画论指导而生成。如初民作画，无画论指导，画者全为实用，不求审美。唐虞三代秦汉之世礼教之论大发。盖绘画全为成教化助人伦之功用，汉末大兴佛教之论，历经六朝而迄唐宋，绘画又多在宗教化之下。另唐人求诗画一体，五代、宋、元、明、清又大加扬辉，尤其宋元、明清大褒文人画之价值，使我国绘画直趋文学化。

再读近世、现代之画作，大成者，或有画论著述传于世，或有画论片言流于书。如：清之石涛、南田等。今之黄宾虹、潘天寿、齐白石、徐悲鸿等，其画作之辉煌，皆有画论而生，其画论之真谛，皆由画作而促成。

今著《中国画论》一书，其目的在于督促自己多读画论，以指画理，补自己之缺憾，与同道共勉。

辛巳秋刘万鸣于天津美术学院雅静画屋



目录

中国绘画史论	1
第一章 绘画之起源	3
第二章 三代之绘画	5
第三章 春秋战国至秦统一之绘画	7
第四章 汉代之绘画	9
第五章 魏晋之绘画及画论	11
第六章 南北朝之绘画及画论	15
第七章 隋之绘画	19
第八章 唐之绘画及画论	21
第九章 五代之绘画及画论	33
第十章 宋之绘画及画论	43
第十一章 元之绘画及画论	65
第十二章 明之绘画及画论	77
第十三章 清之绘画及画论	93
历代画论精句选	113
画论著述与作者一览	141
砚边杂谈	159



中国绘画史论



绘画之起源

中国绘画之起源，古籍所载，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又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画八卦，以为天地风雷水火山泽之标记。分别为 ☰ ☷ ☵ ☴ ☲ ☱ ☶ ☳。此标记今天我们可视为绘画之胚胎。伏羲之后，苍颉仰观奎星圆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掌指禽兽蹄迹之迹，体类象形而制文字。此起八卦形象具体，如：𠄎、𠄎、𠄎等，虽为文字，而说成图画更为确切，固称其为象形文字，至此图画已成雏形。关于仓颉发明文字之传说，说法不一，就连文字是否为仓颉之发明，也令人置疑。总结古籍之论，可归纳为三，其一，曰观天象，《孝经·援神契》云：“奎主文章，仓颉效象”宋均注：“奎星屈曲相钩，似文字之画。”其二，曰观鸟兽迹，《说文·叙》云：“黄帝之史苍颉，见鸟兽蹄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汉桓帝仓颉庙碑云：“写彼鸟迹以纪时。”等等。其三，曰河洛出图书，《易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在东序”（《尚书》）“山出器车，河出马图。”（《礼运》）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关于河洛出图书又有三种之传说，一曰灵龟贡之于世者，二曰河鱼贡之于世者，三曰河龙贡之于世者。《河图》云：“仓颉为帝，南巡狩，登阳虚之山，临于元扈洛洞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之以授之。”是载灵龟贡书于世也。《河图》云：“黄帝游翠妫之川，有大龟出，龟没而图见。”《尚书》云：“伯禹观于河，有长人鱼身出，曰河精也，授禹河图，蹕入渊。”是载河鱼贡书于世也。《春秋说题辞》云：“河以通乾出天苍，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古籍又云：“天老告皇帝曰：‘河有龙图’。”是载河龙贡书世也。

这时期书画不分，文字象形相互依存，如“鱼”字为“𩺰”，“果”字为“𣎵”，“射”字为“𠂔”，“𩇛”字为“𩇛”，书画混合。文字非单纯符号，象形非单纯图画。

黄帝时绘画以已立一门与文字分家，如画蚩尤之像以弭蠢乱；图神荼郁律之形以御魔鬼，黄帝于衣裳染以五采为文章，虞舜之画衣冠等等，即亦有礼教意义而成一门。绘画为礼教服务。

三代之绘画

至夏、商、周，统治者为使政治稳定，民心归向，大兴礼教，于是绘画遂被利用，技艺日臻成熟。绘画题材无不以礼教为本，正所谓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而绘画之存在，其一多以礼器相配，如禹铸九鼎，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商之斧钺爵、犬豕鬲等图案精美细腻，错落有致，颇为后世叹服；其二多以建筑相配而现辉煌，雕梁画柱之妙，虽尚未考证，其华丽壮观，借礼器之图案可想而知。然无论礼器、建筑，其绘画目的完全在于服务礼教。商至周礼教甚盛，图画之事愈加重视，服冕、尊彝、旗旌、门壁皆以图画为饰品，如“明堂四墉，上画尧舜之容、桀纣之像，各以美恶之状。以垂兴废之诫，是饰于壁者也”。旗旌之章九，常为明，旂为交龙，旂为同帛，物为杂帛，旗为熊虎，旛为鸟隼，旛为龟蛇，旛为全羽，旛为析羽。服冕、尊彝亦以图画缀之。这一时期礼教与图画相辅相成，绘画昌盛。但史料无有关画家之考记，其缘于我国历来视美术为淫巧伤德之物，故未有记载以留世。



第一图 商 凤鸟纹 (左)



第二图 商 饕餮纹 (右上)



第三图 商 龙纹 (右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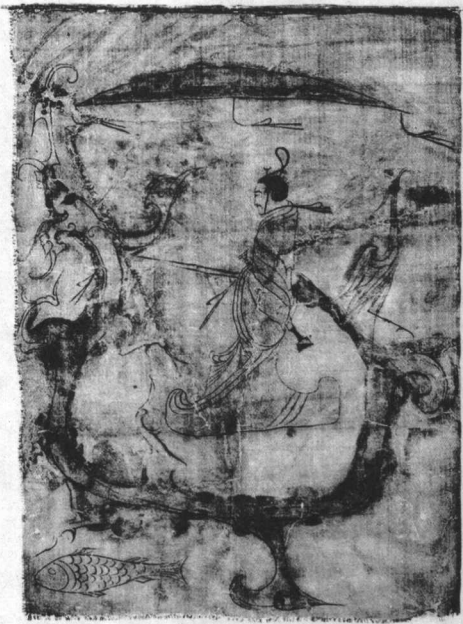
春秋战国至秦统一之绘画

周室衰，春秋战国至秦统一，兵戈交接无宁日，乱世之际，用人之时，各诸侯思贤如渴，于是乎人才辈出，思想活跃，文艺繁荣，图画亦随其大发展，画与礼教似有若即若离之关系，画家作画渐受重视并已有记载，画论思想亦零散出现。如《水经注》所载：“旧有付留神像，此神尝与班师语，班令其神出，付留曰：‘我貌狞丑，卿善图物，客在我不能出’，班于是拱手而言曰：‘出首见我，付留乃出首’，班于是以脚画地，付留觉之，便还没入水，故置其像于水，唯背以上立于水上。”

《说苑》云：“齐王起九重台，召敬君图之，敬君久不得归，思其妻，乃画妻对之，王因知其妻美，与钱百万，纳之。”另有《庄子》解衣般礴，《韩非子》画狗马难于鬼魅等，皆为画家画作记载。这体现出春秋战国时代求实的绘画美学思想。绘画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创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作品的关系。又表现出画家在社会中有了一定的地位。其绘画形式以壁画尤盛，另有帛画传于世，如《人物龙凤帛画》、《人物御龙帛画》，为研究这一时期绘画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这一时期的绘画思想多出现在哲学言论中，他们不是以画论画，而是借画阐述哲学问题。零散、不成系统，但解释问题具有本质性。为中国画论之开端。

秦统一天下，始皇专制，以武安邦，但非武夫。读《史记·秦始皇本纪》略知其人，对画虽无暇问及，但未摧残。由于秦朝重武，好威福显尊严，颇重建筑与绘画，每破一国，必将其国宫室之建筑复制于咸阳。吸纳外来文明，聚优秀文化艺术于都城。秦时，西域诸国已归附，同商繁华。有史记载，域外画家亦有来者。《拾遗记》云：“烈裔，骞霄国人，善画来献”。对其画艺也有载录：烈裔其人能含丹漱地，即成魑魅怪诡辟物之象，又能以指作画，画地长百丈，直如绳墨。又以方寸之内画出四海五岳之象，画龙凤骞翥看似飞翔。可见秦国画风之自由。又载：“始皇尝求与海神相会。神曰：我形丑，约莫图我形，我当与帝会，始皇入海三十里，与神相见，左右有巧者，潜以脚画上形”（《三齐略记》）。可见秦代画者从上至下已为普遍。



第四图 战国 人物御龙帛画（上左）

第五图 战国 人物龙凤帛画（上右）

第六图 秦 角抵图（下）

汉代之绘画

秦代暴政，汉代以降，汉高祖刘邦巷闾之徒终成大业，集权统一，治国有方，文化灿烂。因春秋战国之忧，秦代暴政之残，汉文人多有厌世避世之心态。此天助汉画勃兴其一也，汉代自汉高祖元年以来，至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太平多于战乱，此天助汉画勃兴其二也。文帝之时，国富民强，文人闲逸清静之心得以舒展，又文帝甚有雅意，意倡画学之风，并借画以施政教。武帝时虽独尊儒术，反对艺术，对绘画却另眼相看，曾创置秘阁集天下书画以藏之，治政之余卧览书画其中，抒闲情雅兴。武帝尚武好战，征击匈奴联西域，为图画提供交流之便利，故遇见题材奇趣新异者，皆因外来文明之影响。宣帝之时，亦崇图画，说教、功德、纪念之事件莫不以图画昭示天下。此风上至皇室、王府，下及贫民百姓，形成潮流。另汉人又多以讲究男女饮食为养生之道，所以春画亦风行一时。如《景十三王传》载：“海阳嗣，十五年，坐画室为男女羸交接，置酒请诸父姊妹饮，令仰视画。”

元帝好色喜画，宫中集天下美女，任其享用。美女云集，不可一一过目，故养画师一一描出，以案图选取。宫中所养画师，记载者如毛延寿、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毛延寿，元帝杜陵人，擅画人物肖像达至惟妙惟肖之境，宫中女子多以钱财贿之，方有幸被召。独王昭君不肯贿之，延寿图之，心怀恶意，使之丑化，终不得元帝见。后匈奴入朝以求美人为阏氏，元帝案观图像，选昭君以行，行前召见，不禁愕然，美貌绝伦，乃宫中第一，非图画中所绘。既定已去。元帝大为恼怒，亦追起案，立诛毛氏等人与市。樊育，长安阳望林下人，以善布色而名。龚宽，洛阳人。刘白，新丰人。陈敞，安陵人也，以善画牛马飞鸟而名。

明帝雅好图画，别开画室，诏博洽之士班固、贾逵等，取诸经史故事，命尚方画工图画，又尚儒术，图画亦以儒术为创作之本，儒术兴盛，图画随之繁荣。后汉画家，史载者六人，张衡、蔡邕、赵岐、刘褒、刘旦、杨鲁。其中杨鲁、刘旦专人画职（职业画家），而张衡、蔡邕、赵岐、刘褒者，从政之余，暇里遗兴耳。

张衡，字平子，南阳人，建初戊寅生，永和己卯卒，五经六艺贯通，官至尚书，其画逸事有载于史。《异物志》曰：“山有兽，名骇神，豕身人首，好出水边石上，平子往写之，兽入潭中不出。或曰：此兽畏人画，故不出也，可去纸笔。兽果出，平子拱手不动，潜以足指画兽。”



第七图 西汉 彩绘帛画非衣图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将，封高阳侯。灵帝时，尝诏邕画赤泉侯五代将相于省，兼命为赞及书，邕书画与赞，皆擅名，时称三美。《历代名画记》曰：“邕画之传于世者，有《讲学图》、《小列女图》。”

刘褒，桓帝时人，官至蜀郡太守，善画鸟鹄。《博物志》载：“褒尝画云汉图，人见之觉热，又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云。”

赵岐，京兆长陵人，官太常，擅长人物。

汉代绘画虽有记载，但因天灾人祸，实迹无存，今仅以石刻、金属器等为证，以研汉画。石刻者，首推武梁祠、孝堂山祠石刻。武梁祠位于今山东嘉祥县，桓帝建和年制；孝堂山祠位于今山东肥城，顺帝永建四年制。前者图画概为神话历史画，系阳刻；后者为历史风俗画，系阴刻。二者艺术风格古拙雄健。另有巨野黄水南李刚石室，雕刻隐起，制作工丽。资州内江县，伏尉公墓，雕刻人物数多，手法古朴。平阴县孝经堂，石室内刻有车马人物，甚是精巧。嘉祥县刘村福院画像，焦城村画像奇异古怪，甚是神妙。而汉之金属器细致精妙者，当属汉镜，汉镜繁多，多延年益寿镜、仙人不老佳镜，宜子孙镜、大王日月镜、尚方盘龙镜、四神四虎镜、三神四兽镜、许氏镜、马氏镜、邹氏鲁氏镜、张氏蒙氏镜、龙氏镜、周仲镜等。图案涉及龙虎、人物、车马、鸟虫、植物、山水，或简或繁，无不生动，精伦、壮丽，盖以石刻、金属器之图案可窥见汉代绘画之辉煌。亦可总结汉画题材之类别，即以风俗鬼怪神话、经史为主要创作题材。另有佛画传入中国实为汉代绘画受外来艺术之影响最为显著者，其画法虽为中国化，但为魏晋人物画之发展打下坚实之基础。

另外，汉画在缣帛上画作甚多，如湖南长沙马王堆、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中出土的西汉帛画，甘肃武威磨嘴子出土的新莽时期的绢麻枢铭，皆展示出汉画卓越之水平。

魏晋之绘画及画论

曹丕篡位，国号魏，魏、蜀、吴三国鼎立。兵戈相接，称之乱世，人心慌慌不可终日，久而久之，人多自慰，消极于世，崇尚老庄，以清静为本，故文人雅士多出于世，又因汉之艺术丰富多彩，使后世三国帝王富士之族甚爱绘画，忙里求暇，亦以绘事寄兴，如魏之曹髦，吴之孙权。再如蜀之张飞，五虎上将，一生驰骋杀场，然雅好绘事，以擅画美女名于世。诸葛孔明，蜀国丞相，军政一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好图天地日月、神龙、牛马、人物等。史载，孔明曾为夷作画以赐，夷甚爱之。其子诸葛瞻亦善于画。至于魏人杨修、桓范、嵇康、徐邈等，吴之曹不兴、赵夫人皆画之大成者。

杨脩，字德祖，华阴人，善画人物，画有三卷，《吴季札像》，《严君平卖卜图》，《两京图》。

桓范，字元则，沛国龙亢人，正始中拜大司农，善丹青。

嵇康，字叔夜，谯国人，魏中散大夫，善画人物。

徐邈，字景山，燕国蓟州人，封都乡侯，正始中拜大司徒。尝画缙鱼，悬崖旁，能使獭来。

曹不兴，吴兴人，善绘人物衣物褶皱。有曹衣出水之称，其画风冠盖古今，奇闻逸事多有载录。吴大帝孙权曾命其画屏风，误落墨点，即以图蝇，进献御，权误为生蝇，以手弹之。可见其写实之功。赤乌元年冬十月，帝游青溪，忽见一赤龙自天而降，凌波而行，遂命曹不兴绘之，即得，帝大为赞赏。又载，宋文帝时，天旱不雨，人力无救，遂取不兴所画置于水上，应时，蓄水成雾，大雨数日不停。所有载录虽近寓言，但可证明曹氏绘画之功足令世人之叹服！

赵夫人，吴王之妃，善以彩丝织龙凤、山川地形之图，有“针绝”之称。

世归晋，尤至两晋，士人抱厌世之念者甚多，归于清静而尚清淡。宗教兴盛，促使绘画勃兴。尤其佛画之盛古今第一。绘画者人才辈出，载记者，司马昭、顾恺之、张墨、贾逵等。司马昭字子上，司马懿次子，所画佛像颇具神韵。另有史道硕，善写人物及鹅。王羲之，字逸少，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献之，字子敬，建威将军，虽为晋代书圣，画名亦留后世。如羲之善写肖像，尝对镜自写。献之善画鸟、兽、牛、马，风神俱现，颇见风骨。王廙，字世将，封武陵县侯，书画俱佳，善绘人物、鸟兽鱼龙，明帝以其为师。

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人，义熙初为散骑常侍，善丹青，图写颇妙，画如春蚕吐丝，人物、佛像、美女、龙虎、鸟兽、山水无所不精，其运思奇妙